

血脉里的状元红

□ 孔祥富

院里那株状元红牡丹,到今年,已经一百多年了。

1925年,老姥爷从曹州赵楼移回两株牡丹苗,带着“娘土”。一株栽在定陶县城城关自家院里,另一株送给了回娘家的奶奶,栽在俺家院里。那一年,父亲六岁,二叔还在襁褓里。一株花,就这么扎进了我们家的日子。

我五岁那年春天,牡丹刚冒芽,我就追着奶奶问花的来历。她说花是从赵楼来的,早年还进过皇宫。我接着问,奶奶就举起鞋底轻轻拍我一下。我捂着屁股跑开,回头看她在笑。那株牡丹,是我小时候最深的念想。

父亲年年春上浇水,入冬培土,天冷了就用谷秸把枝干裹起来。二叔会走路以后,就总跟在父亲后头,兄弟俩一块儿守着那株花。

1945年春天,二叔要参军。临走那天,他蹲在牡丹跟前,拿手指头碰了碰花瓣,跟我奶奶说:“娘,等我回来给它上肥。”那天的牡丹开得正盛,红红的。谁也没想到,这一走就再没回来。1946年深秋,信

来了。二叔却在巨野县章缝集。

奶奶踉跄着走到花前。她站着哭了好久。往后年年开花,她就搬个马扎坐在花旁边,一坐大半天。我问她看啥,她轻声说:“看你二叔呢。”风吹花枝,她的眼神也跟着晃。那花还是那么红,红得像二叔走那天。

1964年,在供销社工作的堂哥孔祥启从赵楼带回牡丹种子,说丹皮能卖钱,药材公司收。那会儿正讲究“以粮为纲”,俺爹是生产队长,顶着压力点了村:西北种一百亩牡丹。

爹成天守在地里,看社员们一锄把土砸实。我心里明白,他种这一亩亩牡丹,不单是为队里增收,还是替回不来的二叔种的。1965年清明,徐庄完小的学生去二叔坟上扫墓,栽了四株状元红,跟俺家院里那棵一个颜色,红红的。

生产队的一亩亩牡丹开得像火烧云。俺爹站在地头望着花,叹了口气:“你二叔要活着,看见这花该多好!”

1969年,政策收紧了,上边来人让刨牡丹,改种粮食。

俺爹一宿没合眼。我半夜醒来,瞧他坐在门槛上抽烟,烟头一红一暗的。天还没亮,他就扛着铁锨去了西北地,刨回来一株壮实的牡丹苗,根上裹着厚厚一层土,栽在奶奶窗根底下,跟那株老牡丹挨着。

那年秋天,奶奶不行了。临走拉着我的手,指着窗外的两株牡丹说:“这是你老姥爷给我的,他说花,在娘家就在。这是你爹和你二叔从小守着的。我走了,你替我看好它们。”

那年我十四。又过两年,爹也没了。老牡丹慢慢老了,不开花了,像留在战场上。可俺爹移回来的那株小苗,一年比一年旺。那红,一直没褪。

1995年,菏泽举办国际牡丹花会开幕式。我四十了,花几百元买了一张贵宾席上的票。我觉得值,因为是替奶奶、替俺爹、替二叔来看的。

2025年谷雨前,我整七十。又去菏泽看牡丹,一见那成片的状元红,腿就管不住了,直接往老家赶。推开院门,那株百年状元红正开着,红得发烫,像等我回家呢。

小孙子凑过来,仰着脸问:“爷爷,咱家这花哪来的?”

我说:“赵楼来的。”他又问赵楼哪来的,我说打京城来的。他还问京城哪来的,我伸手轻轻拍了一下他的屁股。他捂着屁股跑开,回头冲我笑。那一下,我恍惚看见自个儿时。

离开老家那天,我从老牡丹边上分出一株小苗,根上裹了厚厚一层老家的土,带回滨州。就跟当年奶奶从娘家带回花苗一样,这红,我接着往下传。

月光洒下来,那株百年状元红的花瓣红得更深了。奶奶摸过这红,俺爹摸过这红,二叔临走前也摸过这红。如今这红烫在我指尖上,又顺着血脉,往那个跑着的小孙子身上走。

二叔的血流在章缝集,也流进这花的根里。俺爹的汗滴在西北地的土里,也滴进这花心里。他们没走远,就站在这花里头,一年一年,开始给我看。

一百年,一株花,一家人。那刻在血脉里的状元红,就这么开着,滚烫滚烫的。



曹风

曲项向天歌
徐群 撰

市场里的笑脸

□ 赵铁梅

去市场,我就爱逛那几个熟悉的摊位。说熟吧,也就是“一回生,二回熟”的交情,可时间一长,熟悉就变成了信任。

特别是那个卖菜的年轻妇女,一问,居然是我老家隔壁镇的,说话的口音里都透着亲切。她卖的菜都是自家地里种的,一看就知道——有些还沾着没干的泥巴,人也像刚从田埂上走过来似的,朴实得很。她的菜摊旁边,是她亲爹开的鱼店。鱼店老板是个爽快人,每次我去,她总是一边笑着招呼,一边手脚麻利地刮鳞去腮,一点也不含糊。

后来,鱼店旁边又开了一家鱼店。新老老板看着更精明,眼珠子亮亮的,转得特别快。从我头一回光顾起,她好像再像她认识了很多年似的,大老远就扬起笑脸,高声招呼:“来啦!今天要什么鱼?”那股热乎劲儿,简直要把人一把拉到她店里。我这人眼皮薄,总觉得人家这么热情,要是每次都冷冰冰地去隔壁,心里觉得像欠别人点儿什么。慢慢地,我那点不好意思的公平劲儿就上来了,开始两家轮流着买,好像这样才对得起两张同样热乎乎的笑脸。

这“轮流制”维持了好一阵子,直到有一天早上。那老板,我照旧去了后来那家。老板娘笑得像夏天的日头,热烘烘的。我指了指水里一条活蹦乱跳的鲈鱼,她利落地点了点头,“啪”地往案板上放。可就在我低头扫码付钱的时候,眼角一瞟——嘿,她手真快,就那么轻轻一拨,把那条还在动嘴喘气的活鱼挪到旁边,换上了一条眼珠子都发发白,身子都僵了的死鱼。就那么一眨眼的事,就好像在我眼里放慢了10倍。

“老板!”我自己都没想到声音这么稳,“我买的是这条。”我手指向那条还在扑腾的活鱼。一下子,她脸上的笑容就僵住了,嘴巴张了张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,只剩尴尬。我也没再说什么,看着她默默地收拾好,装进袋子递给我。

打那以后,我再也没去过她那家店,只去第一家买鱼了。她远远见着我,还是笑得热切,可在我眼里,那笑容就像一张画皮,底下藏的都是冷冰冰的算计。这么一次“换鱼”,像是一根小针,轻轻一扎,就把我辛辛苦苦维持的那点脆弱的平衡给捅破了。原来,在诚信面前,那些装出来的热乎劲儿,一点都经不起考验。

桃花依旧笑春风

□ 张晓光

春风飘过树梢
吻得桃花儿
羞容满面 粉霞上腮
不对
也许是三月的春酒陈酿
让风儿贪杯
才沉醉了诗魂
酩酊在这桃花源里

撑开世界
一支篙 一叶舟
划破十里花溪
穿梭的燕子
摇曳水上舞姿

不知是蝴蝶迷了路
还是阳光的暖照到了
枝头的黄鹂
桃之夭夭
绽放着宇宙浪漫的季节里
将灼灼其华
开成三生三世

在这花开正盛的时节
一切惊喜
都未来可期

二月二围仓

□ 赵考壮

五圈是顶,单数才吉利,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,庄稼人信这个。那圈儿画得周正,像是拿圆规比着画的。我趴在窗台上看,心想爹又不识字,咋能把圈画得这么圆?后来年岁渐长,我才明白,庄稼人心里都藏着个圆规——那就是对好日子的念想。心里的念想有多圆,画出来的圈就有多圆。

画到最中间,爹蹲下身,用铲子挖个小坑,从口袋里掏出几把粮食:金黄的玉米、饱满的小麦、滚圆的黄豆,一并往坑里布小心地盖上,还用手掌按了按。他说,这是囤尖,是粮仓的魂。粮仓可以空着,魂不能丢。末了,还要在圈外画个梯子,歪歪扭扭的两道杠。我问他,画梯子做啥?他说,意思是粮囤太高了,得上梯子才能够着顶,说完就嘿嘿地笑起来。

“二月二的仓——个人为(围)的。”娘掀开门帘,端着一碗热地瓜粥出来,看着院子里的灰圈,忽然说了这么一句。这话在我们这儿,不光说粮仓,更说人。你跟乡亲们相处咋样,是热络还是生分,是宽厚还是刻薄,那都是自个儿“围”出来的。就像这地上的灰圈,围得圆,粮食满;围得正,人心顺。你撒下的每一把灰,都算数。

天刚蒙蒙亮,村里就热闹起来。前院的婶婶端着簸箕也在围仓,嘴里念叨着:“囤围跟,蝎子不蛰妮;囤香台,蝎子不蛰孩。”她沿着墙根细细地撒灰,那认真的模样,仿佛真能把一切灾祸都挡在门外。西院的大爷蹲在自家院里,灰圈画得比谁都大,他说今年要多收些麦子,儿子要娶媳妇了。这灰圈在鲁西南人眼里,就是一道道平安的符,画在地上,也画在心上。

爹又进屋了。这回他敲的是门框。“二月二敲门框,金子银子往家扛。”咣咣咣,三声响亮,震得门帘子直晃。接着是门枕,是梁头。“二月二敲梁头,金子银子往家流。”他掂起脚,用烧火棍一下一下敲着那根老杨木房梁。梁被敲得嗡嗡响,沉闷却悠远。梁上积年的灰尘簌簌落下来,在斜斜的晨光里飘成金色的雾,飘飘扬扬的。娘在一旁笑,眼角堆满了细细的纹:“敲吧敲吧,把金山银山都敲来。”

日头渐渐高了,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围



春日往事

孙爱梅

我从小就比较“山”。“山”在菏泽方言里有“喜登高,不畏险”的意思。鲁西南是平原,无山可登,树就成了孩子们攀爬的替代品。

我小时候爬树常常出于三个目的:折柳、掏榆钱、掏鸟窝。

每年雨水前后,沉默了一个冬天的柳树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,这种变化你站在柳树下是感觉不到的,只有隔着一段距离,才能发现柳树的树冠似有若无地笼着一层薄薄的绿雾。再过几天,你偶然抬头,那绿雾变成了鹅黄。这时候做柳笛还稍显嫩了点,等到柳条婀娜成一瀑嫩绿,就是制作柳笛的最好时机。那时候的柳树大多是笨柳,树身很高,柳条在更高的分枝的顶端,非爬树不得折取。孩子们大多是顽皮的,又不知道危险为何物,便推举手脚麻利的孩子上树折柳,而我常常被推举出来。

我小时候很瘦小,身轻如燕,手脚并用爬到柳树枝杈的地方,折了柳枝,抛给下面仰头观望的小伙伴时,还不得觉得累。等到下树的时候,才发觉手脚发软,想回到地面上,就只能靠肚子贴着树干下滑了。往往从树上跳到地面的那一刻,才发现肚子被树皮蹭得一道一道的白,甚至有隐隐的血迹。所以大家根据多次爬树的经验总结出了两句顺口溜:上树不容易,下树划肚皮。

有了柳枝,制作柳笛就容易了。细的柳笛吹出的声音尖细嘹亮,粗的吹出的声音浑

厚低沉。那时候学校不开音乐课,心里想着某个曲调,吹出来却不着调,我和小伙伴们常常笑作一团。

每年榆钱刚上市的时节,自由市场上能卖到七八元甚至十多元一斤。我小时候只需抬抬腿,榆钱就能到家的菜篮里。母亲在我腰间系上一个包袱,干叮万嘱咐要我小心,才敢让我上树。榆树的树枝不像柳树那么脆,再加上大人在下面看着,无形中壮了胆。很快,一嘴嚼一串的榆钱便进了腰间的包袱。母亲把这些榆钱择去细梗,摘掉榆托,淘洗干净,拿面揉了,放到灶上煮熟,蘸上辣椒碎或蒜末,真的是软糯可口,现在回想起来还垂涎三尺。等到榆钱老了,随风飘落,回旋在小土坑里,小心抓起,喂给小羊,又是很好的饲料。等小羊长大,我们的学费就有了着落。

小时候,我能叫上名字的鸟有三种:布谷、麻雀和喜鹊。每年春季开始播种的时候,布谷鸟就从南方越冬回到北方了。这种布谷鸟其实叫“四声杜鹃”,天刚一放亮就开始鸣叫了,好像那一抹曙色是它们啄破的。等到空中回荡着“快快播谷”的音符,田野里就出现了拉犁整地的农人身影。这种布谷鸟是鸟中的隐逸者,我从未见过它的模样。它的叫声有时在树的枝叶间,有时隐隐约约地在很远的街巷,有时丝丝缕缕地飘在云端或天际。所以,这种鸟和我的生活没有太大



在鲁西南有句俗语:“二月二的仓——个人为(围)的”,话里藏着庄稼人的念想,也透着为人处世的道理。

二月二,天还没亮,爹就起床了。院里传来悉悉窣窣的响动,我知道他在掏灶膛里的草木灰。那灰是青白色的,还带着昨夜煮地瓜粥的余温,细细的,软软的,像筛过几遍的细面。

“二月二,龙抬头。”这俗语在鲁西南的黄土地上流传了多少辈,谁也说不清。可我们这儿,“二月二”最要紧的是围

仓——用草木灰在地上画出粮仓的模样,把一年的盼头都圈在里头。

爹端着满满一簸箕草木灰,弓着腰,绕着圈走,脚步稳稳地,像是在丈量什么要紧的东西。他左手端着簸箕,右手拿着一根烧火棍,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簸箕沿子。那灰便簌簌地落下来,在地上画出一道均匀的灰线。那节奏真好听,笃、笃、笃,像老戏班子开场前的打板,不紧不慢的。

先是一个大圈,足足有磨盘那么大,接着在大圈里头画小圈,一圈套一圈,一圈是底,

故道的春天

□ 刘波

黄河改道远去,只留一道蜿蜒的旧痕,横卧在鲁西南的平原上。风从远方来,掠过干涸的河床,拂过松软的沙丘,把春天铺展开来。

故道的春天,不似江南那般温婉婉约,却带着黄河独有的苍茫与厚重,在沙土地上,写就一部雄浑又温柔的自然诗行。

早春故道,是含蓄的苏醒。残雪消融,沙粒在暖阳下泛着温润的光,枯草间,草芽如针尖般刺破土层,远看是一片朦胧

的青,近看却又若有若无,恰是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意境。故道的水,早已不见当年浊浪排空的气势,只剩一汪浅潭,映着蓝天,残荷枯立,却不是衰败,而是新生的伏笔,水下的藕根正悄悄积蓄力量,等待盛夏的盛放。水鸟掠过水面,留下细碎的涟漪,喜鹊在老树枝头啼鸣,一声接着一声,敲开了故道沉睡的门窗。

春风再盛些,故道便热闹起来。堤岸的垂柳最先舒展腰肢,嫩黄的柳芽缀满枝条,风一吹,便如万千丝缕轻扬。孩子们折下柳条,拧去硬皮,做成柳笛,呜呜的声响,在旷野里荡开,是童年最鲜活的春声。麦田在故道两侧铺展成方顷碧波,油菜花顺着河床肆意绽放,金黄一片,与蓝天相映,幽香四溢,蜜蜂在花间嗡嗡穿梭,酿着春日的甜。

最动人的,是故道的梨花与林海。千年古梨树虬枝苍劲,历经岁月风霜,却在春风里一夜绽放,千树万树,喷雪溅玉,如云絮落枝,似白雪覆冠。风过处,花瓣纷飞,落满肩头,也落满沙土地,将故道晕染成一片素白的梦境。槐树、桑树、杨树新叶油亮,绿意葱茏,连成一道绿色长城,锁住了昔日肆虐的风沙,也撑起了故道的生机。

故道的春天,藏着时光的印记。这里曾是黄河奔涌的疆场,泥沙沉淀,留下疏松的沙壤;先民们世代植树固沙,用双手将荒滩变成绿洲,千年古桑、百年梨树,都是岁月的见证。如今,春风拂过,沙不再扬,土不再黄,取而代之的是繁花似锦、绿意盎然。农人在田间耕耘,身影与春光相融,炊烟在村落间袅袅升起,与林间的薄雾交织,勾勒出最质朴的人间烟火。

夕阳西下,余晖洒在故道的沙丘上,镀上一层暖金。晚风带着花香与草木的清润,掠过河床,穿过林带,将春日的温柔送向远方。黄河故道的春天,是沧桑后的新生,是荒芜后的繁盛,是自然的馈赠,也是人心的守望。

故道的春天不张扬,却自有力量,在岁月的长河里,年年岁岁,如约而至,把希望与生机,种进每一寸沙土地,也种进每一个眷恋这片土地的人心间。

心香一瓣
xinxiangyiban